

[瑞典] 龙思泰 著

早期澳门史

吴义雄 郭德焱 沈正邦 译 章文钦 校注

東方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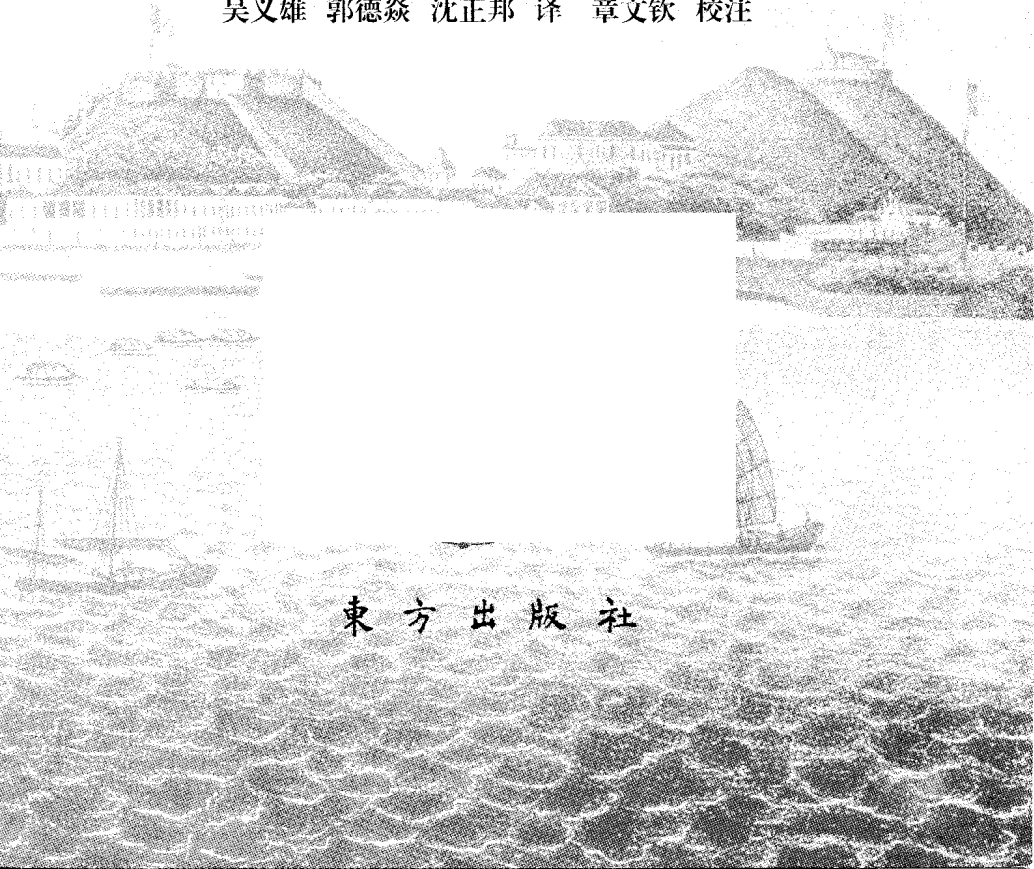
早期澳门史

在华葡萄牙居留地简史、在华罗马天主教会及其
布道团简史、广州概况

[瑞典]龙思泰 著

吴义雄 郭德焱 沈正邦 译 章文钦 校注

東方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孙英春 黄金山

装帧设计:曹 春

版式设计:程凤琴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早期澳门史/(瑞典)龙思泰著;吴义雄等译;章文钦校注.

-北京:东方出版社,1997.10

ISBN 7-5060-0814-9

I. 早…

Ⅱ. ①龙… ②吴… ③章…

Ⅲ. 地方史-澳门

IV. K296.5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2760 号

早期澳门史

ZAOQI AOMEN SHI

在华葡萄牙居留地简史、在华罗马天主教会
及其布道团简史、广州概况

[瑞典]龙思泰著

吴义雄 郭德焱 沈正邦 译

章文钦 校注

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3 插页:4

字数:310 千字 印数:1-5,000 册

ISBN 7-5060-0814-9/K·183 定价:22.00 元

中译本序

在清代中瑞关系史上，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看，龙思泰（Anders Ljungstedt）都是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。作为广州瑞行的大班，他是瑞典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终结的见证人；垂老索居蠓镜之滨，又用著述为后世提供了一份关于澳门历史的卓越观察。亦商亦学，卓然有成，在19世纪初的洋场上堪称出类拔萃。

龙思泰从出身寒门到变成巨贾，始终保持着高贵品格。他富而乐善，富而好学。林雪平职业学校的创立和《早期澳门史》的编纂，成了他一生的两座丰碑，值得后人景仰。1993年，我曾在澳门凭吊过龙思泰的墓园。1996年，应邀赴北欧访问过龙思泰的祖国。现在，又有机会为龙思泰名著的中译本作序，真是缘上加缘了。可以说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，今天的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位杰出的瑞典朋友。

《早期澳门史》是一部不平凡的书。作者尊重历史，尊重读者。“我的所有努力都限制在简要而忠实地叙述事实的范围内，留待读者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判断所讨论的问题。这些问题将在明察秋毫的头脑之下受到检验。”（见本书《1836年版自序》）龙思泰这部书，取材博瞻，信而有徵，从事实中作出“澳门是中国的领土”的明确判断，既有历史感，又有正义感。在西方古典汉学中，《早期澳门史》一书表现出来的才、学、识，确实是非同凡响。

龙思泰的同时代人，清代著名学者赵翼说过：“书有一卷传，

亦抵公卿贵。”《早期澳门史》传世已百余年，中译本的出版将使它加入中华学术之林。富贵有尽，文章长留。龙思泰不是公卿，胜似公卿，他是凭醇正的“立言”而不朽的。

蔡鸿生

1997年2月28日于广州中山大学

1832 年版自序

30 年前，很少有人怀疑，葡萄牙国王在澳门行使最高权力。由于为中华帝国多方效劳，葡萄牙臣民通过皇帝的一项特许而拥有该地。本书的作者最初也持这种观点。在 1802 年，一支增援的英国特遣舰队到达澳门，提议与葡萄牙人共同防御这个居留地，以抵抗所担忧的来自法国人的进攻。这本是一个友好的建议，澳门当局却不能接受，因为中国官府干预此事。1808 年，中国方面再次抵制了同类事件。一支英国军队在澳门当局的同意下登陆，并在三个炮台布防。这些外国援军最终还是撤走了，登船离开澳门。这些结果表明，尽管葡萄牙人占有澳门几乎达三个世纪之久，他们从未获得澳门的主权。

追溯这一居留地的起源及其发展，考察基于何种理由，澳门被当作葡萄牙的海外领地之一，是很重要的。具体叙述其同胞在亚洲所取得的最初成就的历史学家，以及有关最早的来华传教士活动的记载，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线索，展示了事情发展的起源。其后，本国和外国的作者，又叙述了澳门所取得的进步，它的繁荣和衰落。主要具有葡萄牙血统的当地居民，声称由于他们的效忠，而获得他们的君主的保护：澳门被转让并建立了政府。根据这一特许，里斯本宫廷想象，它已获得对澳门的统治权。尽管在 1593 年，议事会的几位成员明确告知腓力一世（Philip I）^①，

^① 校注：即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（1556—1598 年在位）；1580 年兼并葡萄牙及其所属海外领地，故又称葡王腓力一世（1581—1598 年在位）。

“他们向中国人花费了大量金钱，从而得以留在该地”。葡萄牙的编年史家、旅行家，以及外国人，都忽视了这一秘密的陈述，随声附和，宣称葡萄牙国王在中国作为无可争议的主人，统治着澳门。

在欧洲人当中，葡萄牙人首先将其航海活动推进到中国的南部边界，并在这里成功地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居留地；葡萄牙国王原打算通过外交使团来推进这一进程，以便在中国君主的许可之下，为其在澳门的臣民获取更大的自由和商业优势。但却所得甚少，甚至可以说没有取得什么利益：所有经历了漫长的海上航行而又花费巨大的访问，似乎都以互相交换礼物并客套一番而告结束。

由于葡萄牙人的热情，基督教被从欧洲移植到东印度各地和中国。从罗马天主教在华布道团的有关资料中，我们可以试图描绘出最早的传教士在华活动的轮廓，他们所面临的困难，他们的坚忍不拔，他们为达到使中国皈依基督教的目的而作出的一致努力。然后，我们简要叙述令人惋惜的教会分裂，这种分裂由一些傲慢的外国人引起，他们认为自己比皇帝更有资格解释两个有争议的中国字的含义。当时，许多有学问、有影响的人接受了外国的教义，对此表示赞同。但其对立面却为数更多，由于他们的抗议，使得基督教的迅速发展不时受到控制。最后，他们没完没了的攻击，使雍正帝相信有必要在他辽阔的疆土上禁止基督教的活动。不过，一些热情而恭顺的欧洲人还是加入了各自的布道团，尽管他们几乎没有希望列入殉教者的名录。他们偶尔也因其违法的传教活动而被捕，却很少被判处死刑。

一个宗教法庭认为，中国人用以崇拜孔夫子和他们的祖宗的合理而无害的仪式（只有那些褊狭的人才不这么看）是迷信和偶像崇拜。于是，罗马教廷对这些仪式进行谴责。这项新规定旨在

使管理机构发生分裂，因为如果不服从教廷，中国的基督教徒就会被告知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过。而在任何时候，与教皇陛下至高无上的旨意保持一致，而不服从本国的法律，却是可以原宥的。设想康熙帝会同意这一违反中国社会习俗的教条，格勒门特十一世（Clement XI）派出了使节。皇帝予以接见，并听取了教皇提出的建议，甚至讨论了这些建议的优点，但他断然拒绝让出任何哪怕最微小的合法权力，并将使节打发回去。

为搜集本书所需的资料，作者进行了艰苦的努力。现在将它们交给几位朋友去作详细的检查。从研究的角度出发，这些先生或许会谅解，由一个外国人写出的东西，在语言方面缺乏雄辩力量。

*

*

*

作者参阅的主要著作和手稿如下^①：

金尼阁《基督教远征中国史》（*De Christianâ expeditione apud Sinas, by Nio. Trigauld*）。

卫匡国《中国新地图集》（*Atlas Sinensis, by Martinus Martini*）。

尼乌霍夫《巴达维亚的使节》（*Legatio Batavia, by J. Nieuhoff*）。

《费拉里宗教大词典》（*L. Ferraris Bibliotheca canonica*）。^②

巴罗斯（1570年卒）《亚洲》（*Asia, by John de Barros——died 1570*）。^③

① 校注：本序言以下部分由校者译出。

② 校注：L. Ferraris 原名应作 Luchas Ferrari，意大利人。梵蒂冈图书馆现藏有该词典。此条承里斯本新大学路易斯·托玛斯（Luis Filipe F. R. Thomaz）教授惠告。

③ 校注：即《亚洲三十年》，葡文作 *Do Asia Decada 3*，英文作 *Three Decades of Asia*。

科托 (1616 年卒)《亚洲》(Asia, by Diogo de Couto——died 1616)。^①

法里亚 (1639 年卒)《葡属亚洲》(Asia Portuguesa, by Manôel de Souza e Faria—1639)。

平托 (1581 年卒)《旅行记》(Peregrinacão, by Fernão Mendes Pinto—1581)。

德乌斯 (1681 年卒)《嘉布遣会东印度教区史》(Vergel de plantas e flores, by Fr. Jacinto de Deal—1681)。^②

《葡萄牙对印度的发现和征服的历史》(Historia dos descobrimentos dos portuguese)。^③

《阿尔布克尔克评传》(Commentarios de Afonso Dalboquerque)。

曾德昭 (1658 年卒)《中华帝国之对外关系》(Relatione della Cina, by Alvaro Semedo—1658)。^④

苏尼加《菲律宾群岛史》(Historia de las Islas Philipinas, by Joaq Mart de Zuñiga)。

康塞普西翁《菲律宾群岛通史》(Historia general de Las Islas

① 校注: Asia, 又作 Do Asia, 巴罗斯原著, 科托续, 24 卷, 1778—1788 年在里斯本出版。

② 校注: Fr. Jacinto de Deal 应作 Fr. Jacinto de Deus。德乌斯为果阿教区方济各会士, 生于澳门, 1681 年卒于果阿, 终年 69 岁。此书为其平生五部主要著作之一, 葡文全名为 Vergel de plantas e flores da provincia da Madre de Deus dos Capuchos reformados da India Oriental, Lisboa 1690。此条承澳门历史档案馆刘芳小姐从 Dictionario Bibliographico Portuguez (《葡萄牙文献书目大辞典》) vol. 3 (1858) pp. 238、239 和 vol. 11 (1884) P. 273 查出。

③ 校注: 此书全名应为 Historia do descotrimientos e conquista da India pelos portuguezes, 共 8 卷, 有里斯本 1833 年版。

④ 校注: 曾德昭一名谢务禄, 来华耶稣会士。此书西文全名为 Relatione della Grande Monarchia della Cina。

Philipinas, by Fr. Juan de Conception^①。

萨拉萨尔《罗萨里奥省的历史》(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mo. Rosario, by Vin de Salazar)。

科连特斯《罗萨里奥省的历史》(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mo. Rosario, by Dom. Collantes)。

竺赫德《中华帝国志》(Description de la Chine, by Duhalde)。②

北京西方传教士著《中国论丛》(Memoires cone. Les Chinois, parles Missionnaires de Peking)。③

格兰特《英国东印度公司简史》(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, by B. Grant)。

《荷兰东印度公司史》(Hist. Verhaal, V. d. Ned. O. I. Compagnie)

蒙坦纳斯《遣日使节》(Gesants happen aan de kejsaren Van Japan, by A. Montanus)。④

瓦伦廷《格鲁特·贾瓦》(Resche Van Groot Djava, by J. Valentyn)。⑤

盖有官印的中国官方文书即原始文献的译文。

① 校注: conception 应为 Concepcion 之误。

② 校注: Duhalde 即 Jean Baptiste du Halde, 法国耶稣会士;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全名为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, Historique, Chronologique, politique de L'Empire de La Chine, 巴黎 1735 年初版。

③ 校注: 此书全名为 Mémoires Concernant L'Histoire, Les Sciences, Lesats, Les Meanes, Les lloages etc. des Chinoise; parles 为 par les 之误, 共 16 册, 巴黎 1776—1814 年版。

④ 校注: 本书 1836 年版页 119, 1992 年版页 95 此书书名俱作 Gezantschap aande Kejseren van Japan, 应以此为准。

⑤ 校注: 此书名之翻译, 得到荷兰哥罗宁根大学赛格尔斯 (Rien Segers) 教授的帮助, 谨表谢忱。

原始记录的葡文文献手稿。

私人记述的葡文手稿。

*

*

*

耶稣基督的北京主教萨赖瓦阁下 (Dom Joaquim Saraiva)，在居留澳门期间，供职于王家圣若瑟修院 (Royal College of St. Joseph)。他直到 1818 年临终以前，一直进行令人难以置信的坚持不懈的努力，苦心孤诣地抢救了大量与澳门有关的濒于毁灭的资料。它们都是原始记录的资料，但在数百年的时间里，被损坏、丢失和虫蠹，弄得残缺不全，正在化为尘埃。由于主教阁下的恩准，使我得以把自己积累的资料与他有价值的手稿摘录相对照。这些手稿摘录为拙著增色甚多，以致拙著在许多方面，可以被看作事实的依据所在。甚至连议事会的档案，也不能更好地展示事实的原貌。

1836 年版自序^①

我分别在 1832 和 1834 年，写出两种有关葡萄牙人在华居留地、尤其是澳门的历史的书稿，目的在于满足人们对此进行一般了解的愿望。聪慧的朋友们高兴地认为，它们对公众会有一些用处。怀着对朋友们的评判无保留的信任，我决心修订我的书稿，订正错误，扩大视野，并按照年代的自然顺序编排史事。这本小书的篇幅不会因为细枝末节或我个人的考虑而扩大，我的所有努力都限制在简要而忠实地叙述事实的范围内，留待读者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判断所讨论的问题。这些问题将在明察秋毫的头脑之下受到检验。在各章中，任何爱好寻根问底的人，都可以通过探讨被提及之处而满足他的好奇心，并判断其是非曲直。

阅读我第一部书稿的序言所附的参考文献目录就会知道，显然机会决定了作者从各种著作及档案中搜集关于澳门的资料。由于希望对未来的历史学家有所裨益，我从许多各种各样、互相分离的线索中，记录了那些最为真实的事情。对近三百年澳门所发生的最值得纪念的变迁作了简洁的描述，并在这样一个时代结束了本书：由于布拉甘沙公爵（Duke of Braganza）佩德罗（Dm. Pedro）^②皇帝陛下的英雄而辉煌的业绩，由于他无所不包的才能，

① 校注：1992 年版称本序言属于 1836 年版。

② 校注：Dm. Pedro 又作 Dom Pedro，葡萄牙国王若奥六世（João VI）之子。1822 年宣布巴西独立，自立为帝，1831 年被迫逊位，返回欧洲。在英国的支持下，于 1834 年驱逐其弟葡萄牙国王米格尔（Miguel，

在个人和国家相互尊重彼此权益的合理原则之下，这一时代正建立在葡萄牙君主国的持久繁荣、幸福、崇高的牢固基础上（这是我最真诚的祝愿）。

1828—1834 年在位），成为葡萄牙的实际统治者，同年去世。其女儿即葡王玛丽亚二世（Maria da Gloria Ⅱ，1834—1853 年在位）。

补篇《广州城概述》序

广东省商界和地方政府一直保持着，并将继续保持着对葡萄牙人在澳门居留地的影响，使我们有必要提供一些关于前者的资料，以便更清楚地说明我所写的关于后者的那些部分。为了满足这一需要，《中国丛报》的编者非常友好地向我提议，在本书中增加《广州城概述》作为补篇。其内容最初刊载在《中国丛报》第2卷，并于1834年在广州再版。我十分感激地接受了这一无私的建议，力图在广阔的视野内，向外国政府的改革者，向历史学家提供一个关于这座著名城市的简要描述，并向商人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。

龙思泰

1835年1月于澳门

1992 年 版 序

60 年前，当我开始研究澳门史时，我对龙思泰怀有偏见，因为蒙塔尔托和布拉加对他均有非议。

但是，当我读到龙思泰的《在华葡萄牙居留地及罗马天主教布道团简史》时，我对他的偏见便烟消云散了。

我认识到，这部重要而严肃的著作，每一页都是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的，而这些文献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见不到了。这就使龙思泰成为一位有功于澳门的人物。龙思泰所使用的文献是由萨赖瓦阁下收集的。萨赖瓦 1765 年生于葡萄牙莱利亚 (Leiria) 教区的奥利瓦尔 (Ribeira do Olival)，他于 1787 年 12 月 22 日加入遣使会的布道团，并成为神甫。1804 年，他被选为副主教，作为北京主教汤士选 (Dom Alexander de Gouveis) 的副手。

萨赖瓦于 1804 年 9 月 16 日到达澳门。由于当时对教会的迫害，他未能前往北京，留在澳门，担任圣若瑟修院的教职以终其身。

他从澳门的档案中收集了许多资料，准备撰写澳门史。由于龙思泰有同样的打算，主教便向他提供了手头所有的资料。这就是为什么是龙思泰，而不是萨赖瓦，写出并出版了这部澳门史。

龙思泰十分公正地表达了他对主教的感激之情。他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：“耶稣基督的北京主教萨赖瓦阁下，在居留澳门期间，供职于王家圣若瑟修院。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，一直进行令人难以置信的、坚持不懈的努力，苦心孤诣地抢救了大量与澳门有

关的濒于毁灭的资料。它们都是原始记录的资料，但在数百年的时间里，被损坏、丢失和虫蠹，弄得残缺不全，正在化为尘埃。由于主教阁下的恩准，使我得以把自己积累的资料与他有价值的手稿摘录相对照。这些手稿摘录为拙著增色甚多，以致拙著在许多方面，可以被看作事实的依据所在。甚至连议事会的档案，也不能更好地展示事实的原貌”。

因此，龙思泰还有刊布文献的功绩，这些文献本来消失已久。由于龙思泰用英文写成的史书，澳门开始闻名于世界。后世的历史学家也得以从他的史书中汲取丰富的原始资料。从而为后人了解澳门历史作出重大的贡献。

因此，澳门和葡萄牙都应该感激龙思泰，赞美龙思泰。

文德泉神甫

1991年1月1日于澳门

对瑞典历史访问团演说摘要

我对第一位澳门的历史学家龙思泰满怀崇敬和赞扬之情。理由有很多：

1. 他对澳门有着极大的兴趣，并撰写了第一部英文的澳门史著作。

2. 当年澳门的新教团体，包括其奠基人马礼逊（Robert Morrison），攻击罗马天主教会和天主教徒，称他们为“教皇至上论者”。

3. 龙思泰从不这样。相反，他拜访了萨赖瓦主教。萨赖瓦主教当时住在圣若瑟修院，他是这样的友好，以致主教将其所有手稿和文献都给了龙思泰，打消了原来撰写澳门史的念头。

4. 龙思泰学过葡萄牙文，能看懂原始文献，甚至能用葡文写信。我看过其中一封，写得非常好。

5. 其后的葡萄牙历史学家来到这里，利用他的著作；但从不对他表示感激，反而激烈地攻击他。其理由是：龙思泰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，坚持说澳门是中国的领土。他们否认这一点，声称中国皇帝把它给予葡萄牙人。而中国皇帝从未这样做。

因此，龙思泰是正确的，而他们是错误的。

今天，每一个人都赞同龙思泰的观点，正式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。

这样，就恢复了对龙思泰的纪念。龙思泰应该得到澳门和葡